

● 医者·故事

# 钟南山：父亲开启了我的医学事业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尹晗



钟南山 院士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一句“肯定人传人”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也让钟南山院士重新走进国人的视线。

在许多人心目中，年过80的钟南山院士是医界泰斗，是社会良知，是必胜信心，更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力挽狂澜的勇者。17年过去了，我们最相信的，仍是他。

很多人至今好奇：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不惧死亡、毅然挑起千钧之重？是什么动力让他孜孜不倦，成为一言九鼎的医学权威？《医师报》记者整理了央视《谢谢了，我的家》栏目对钟南山院士的访谈，与大家分享钟南山院士父亲的故事。

## 医者本分，就是治病救人

钟南山成长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是著名儿科专家，母亲廖月琴是如今的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当医生既能救死扶伤又受人尊重的朴素认知，从小就根植在他的内心。

1953年，钟世藩调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主任。儿科是医院最忙科室之一，下班后也没法休息。当时，有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到钟世藩家看病，钟世藩总是不厌其烦，有时甚至还会上门出诊。

那时，年纪尚小的钟南山十分不解：“爸爸，你没必要这样啊？”

钟世藩对钟南山说：“所谓医者本分，就是治病救人。”

这句话，打小就刻在了钟南山心里。

## 35岁了，真可怕

1960年，24岁的钟南山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之后，留校、任教、当医生……他的事业一撇一捺，按部就班。

对钟南山而言，他医学生涯的真正开端，是从35岁开始的。那时，他刚从北京调回广州不久。有一天，父亲问他：“南山，你多大了？”

他回答：“35了。”

父亲淡淡地说：“35岁了，真可怕。”

说罢，父亲便不作声了。这举重若轻的几个字，在钟南山的心头狠狠叩击了一下，回响至今。

“父亲是1932年从协和毕业的，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年轻大夫了。他应该是认为和一个好的医生来比，我差得太远了。这对我当然是一种刺激，这个刺激，唤起了我对工作更强烈的追求，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钟南山说。

从那之后，钟南山像变了一个人。他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留心学习别的医生如何询问病情、检查症状、开单治疗，留意每一位走进急诊室的患者的症状、病因与治疗过程，每天工作到深夜，还见缝插针研读医学专业术语和专业英语。在8个月时间内，他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体重掉了整整12公斤，但也很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 医者人命，不可轻下判断

在“追回时间”的钻研中，父亲的一句话奠定了钟南山的治学态度。

有一次，钟南山跟父亲一起出诊时，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钟南山说：“这应该是结核。”

钟世藩听了，很严肃地反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尿血可能是结核，也可能是膀胱炎，还可能是其他炎症，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

一句话，把钟南山问得哑口无言。

接着，钟世藩说了一句让钟南山永生

难忘的话：“医者人命，没有十足的证据，不可轻下判断。”

这句话，从此成了钟南山的座右铭。

## 要留下点东西，才算没有白活

1979年起，43岁的钟南山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后首批出国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

在英国，钟南山遇到了新的麻烦：口语太差。为了练好英语，他选择用英文写信给父亲。每一次，父亲寄回的信都很厚，除了回信以外，还把钟南山的信全部用红笔修改了一遍一起退回来，哪个地方错了，哪个地方表述不清，都圈圈点点详细标注清楚。坚持了一年之后，钟南山的英文关总算过了。

“他比较严肃，话也不多，但是说起来很有分量”，寡言少语的父亲，身体力行感染着、激励着钟南山迈向前进的路。

《钟南山传》中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父亲在75岁高龄、眼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捂着一只眼睛完成了40万字的著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钟南山心疼父亲，对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写得这么辛苦，就不要写了！”父亲却说：“不要写让我干什么？让我等死吗？”

然后，他对钟南山说了一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留点什么东西，那他才算没有白活。”

已经不惑之年的钟南山听到这句话，浑身一震，从此，这句话也成了他的追求。

能将生死置之度外，是因为钟南山心中有超越生死的信仰。无私无畏、坚不可摧、不懈追求的信念背后，是家庭给他灌注了平和而又坚毅的力量。



钟世藩夫妇和钟南山兄妹



小心轻放的光阴⑩

## 屏幕里的妈妈

▲北京回龙观医院 陈妍



大红灯笼挂在了病区的出入口，精致的窗花贴上了病房的玻璃门。要过年了，许多患者相继出院了，病区的餐厅里显得有些冷清。艾丽安静地坐在餐厅角落里，餐盘里的食物一口没动，神情落寞地看着窗外的远方。

艾丽是武汉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她过年的轨迹发生了变化。她的亲属中已经有人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者，其他亲属作为密切接触者，需要从和患者接触的最后一日起采取医学观察14天。于是，翻看日历与收看新闻联播成了艾丽每日的必修课，她和我们医护人员一样，密切关注着武汉的疫情。

艾丽因抑郁症发作住院，既往病史里曾有过自杀的行为。2019年12月中旬，她在母亲陪同下来院接受住院治疗，如果武汉地区没有暴发疫情，她此时应该已经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中了。但疫情的发展形势越来越严峻。

此时，医院里的气氛也紧张了起来，许多医护人员放弃春节休假返岗上班，他们忙碌的身影让艾丽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武汉封城第三天，查房结束时，她一把拉住了我：“医生，我现在怎么办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我害怕！”

“艾丽不怕，现在武汉和整个湖北的形式都很严峻，你在这里很安全！”

“可是医生，我想妈妈了！”艾丽的眼圈红了，她紧咬着嘴唇试图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但在这个春节，许多人却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了。为了缓解艾丽内心焦虑的情绪，病区医护人员几经周折联系到了艾丽的家人，通过远程视频探视帮助艾丽与妈妈“团聚”了。当艾丽看到屏幕里妈妈的那一刻，她的泪水夺眶而出，脸上却露出了孩童一般的笑容。

生命的指针，总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分，在岁月某个特定的集结点上，毫不犹豫地一场庄严的跨越，在一种难以言状的虔诚中，轻轻地聆听生命的声响。于是，我们就在那种平平常常的心态中，感悟那种平平常常的心境。然后在那激越的到达中，留连那些渐渐淡去的美好记忆，策划新一轮出发。

没人知道这场疫情何时结束，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只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在命运的每一道路口，我们都将独自面对生活中的那些林林总总的落寞。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不同的“英雄”，向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岁月静好是你们在疫情当前的负重前行力争取到的。

● 医学·名画

在16世纪横行于美洲的瘟疫并不是天灾，而是典型的人祸。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欧洲人早已经历了多次瘟疫的浩劫，如古罗马安东尼大瘟疫、查士丁尼大瘟疫和黑死病。而由于美洲大陆因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绝，当地人完全没有对这些疾病抵抗能力。

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居住着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去。《第一次感恩节》就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幅作品，它描绘了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原住民之间其乐融融地共度感恩节的场景，然而很多致命的病毒都是通过毛毯、围巾等“感恩节礼物”传播过去的。



《第一次感恩节》 吉恩·费里斯绘